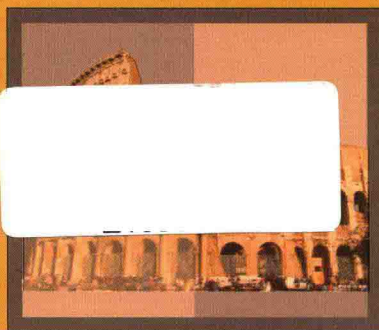


余春江◎主编

史海初航

——古希腊罗马史初学集

 经济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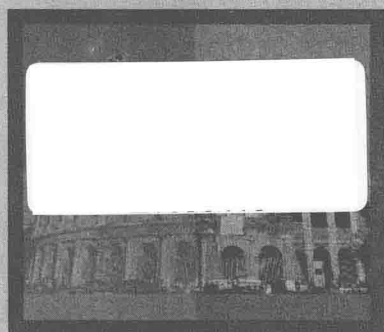
K125
21

余春江◎主编

史海初航

——
古希腊罗马史初学集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海初航:古希腊罗马史初学集/余春江主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257-112-9

I. ①史…

II. ①余…

III. ①古希腊-历史-研究②古罗马-历史-研究

IV. ①K125②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396 号

书 名: 史海初航:古希腊罗马史初学集

主 编: 余春江

责任编辑: 王 含

责任校对: 李 玲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63568136 (编辑部) 010-63567687 (邮购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 - mail: jjrbbjb@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7-112-9

定 价: 15.00 元

特别提示: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前 言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与准备，这部论文集终于要出版了。这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古代史方向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是对我们研究生阶段学习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和汇报。可以说，这是我们在浩瀚史海中的初次遨游。正是基于此，我们将之命名为《史海初航——古希腊罗马史初学集》。

这部集子收录了古希腊史、古罗马史和古埃及史方面的论文共计17篇，主要探讨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一些问题，希望能为学界同仁的学术研究提供些许帮助。这本集子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各方面的关心与帮助。在此，我们特别感谢郭小凌教授、杨共乐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江南先生的大力资助，感谢秦永龙教授题写书名。由于我们经验和水平的不足，书中难免存在诸多的纰漏与不足，恳请学界前辈和读者批评指正。

余春江

2009年11月25日

目 录

前言	余春江 / 1
试析新王国时期努比亚的埃及化	郝海迪 / 1
试析希腊神话中的荣辱观	张尧娉 / 14
试论蛇与古希腊的医神	朱毅璋 / 23
浅谈雅典外邦人	徐会超 / 35
从埃及希腊文纸草经济史料看进化史观在古代经济 史研究中的局限	吕厚量 / 44
古典世界的文化传承：罗马文化的希腊神话部分 ...	陈只信 / 53
由李维乌斯看古罗马戏剧地位的提升	倪滕达 / 65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的经济措施	黄 康 / 77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对东方政策的研究	郝 彤 / 90
西方学者对斯特拉波及其《地理学》之研究	武晓阳 / 103
试析建筑的政治作用	
——以罗马内战中的建筑为例	余春江 杨发丽 / 126
论奥古斯都的安邦战略	王玉冲 / 138
“罗马和平”与基督教兴起之关系探析	李永斌 / 149
3 世纪危机时罗马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胡小溪 / 160
生于罗马，成于希腊	
——朱里亚努斯及其作品浅析	王 瑶 / 172
西方古典时期蓄胡考	李艳辉 / 184
马塞里努斯及其史著	刘衍刚 / 190

试析新王国时期努比亚的埃及化

郝海迪^①

摘要：进入第二中间期，古埃及人在驱逐希克索斯人之际，发现希克索斯人与努比亚人有意结盟，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帝国梦想的实现，更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们对努比亚连连发动战争，结果努比亚沦为古埃及的殖民地。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努比亚，埃及对努比亚实施了一系列同化政策，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最终使努比亚完成埃及化过程。

关键词：努比亚 埃及化 希克索斯人

早在史前时代，埃及人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南部邻居——努比亚拥有丰富的资源。进入文明时代，埃及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军事实力大增，埃及国王对努比亚就展开了接二连三的商业远征活动。一直到第二中间期（前 1786 ~ 前 1567），由于古埃及内外交恶，努比亚才得以摆脱埃及的掠夺，获得暂时的和平，并且还出现了努比亚历史上第一个繁荣的政权——科尔玛王国。纵观埃及与努比亚的关系发展史，虽然埃及一直在觊觎努比亚，但却从未对其实施过全面的行政统治，往往大肆抢夺一番就匆匆离去，然而第二中间期以后，局势发生了剧变，埃及第 18 王朝的法老们连续发动对努比亚的军事行动，并最终将其殖民地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埃及彻底占领努比亚？努比亚是怎么实现埃及化的？其埃及化的程度又将如何？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未有相关文

^① 郝海迪（1980 ~），女，山西大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希腊史专业，现工作于盘锦市市政府办公室。

章对其进行阐释，笔者不揣疏漏，试图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内容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古埃及侵略努比亚的原因分析

1. 安全感的缺失

进入第二中间期，埃及内忧外患。地方贵族争权夺利，战争频繁，各自为政，民不聊生；内部混乱导致埃及的对外政策松软，一则无暇再去控制南部的努比亚，再则无法抵制北部外来移民的渗透，所以在这期间，南部的努比亚暂时独立，并且在第二瀑布以南还建立了一个繁荣的王国——科尔玛王国；而在北部，约公元前 1674 年，希克索斯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渗透之后，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埃及南部的底比斯政权——17 王朝形成对峙局面。尽管希克索斯王朝的主要势力范围限于下埃及，但据马涅托记载，当时希克索斯人侵占了整个埃及，控制了远至南方的格柏林与或许到第一瀑布的所有通路，^①这也许是后来希克索斯人的力量增强后，其利益网络布控到了南部，因为有证据称当时号称独立的 17 王朝还要被迫向希克索斯王朝纳贡，而且允许希克索斯人自由地通过底比斯与科尔玛王国进行贸易。^②

希克索斯时期是古埃及历史中的“低谷”期。起初，17 王朝为了获得苟安，其“国王”尽量满足希克索斯王朝的种种要求，直到泰奥二世时，希克索斯王阿波斐斯送来口信，说底比斯圣庙池塘中的河马每天发出刺耳的鼾声，扰得 400 多英里外的阿波斐斯日夜不得安宁，他要求泰奥二世阻止河马的鸣叫。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此时的希克索斯人也许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北部的占领，面对这种挑衅，埃及人别无选择，战争最终爆发。17 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卡莫斯、也就是泰奥二世的儿子曾写下这样的誓言：

①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Third Edition. Vol. II, pt. 1, p. 59.

② Edwin M. Yamauchi, *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4.

没有人在休息，没有人在亚洲人的奴役中浪费时间，我将与他搏斗，撕开他的腹部，因为我要解放埃及，惩罚亚洲人。^①

然而就在战争激烈地进行过程中，卡莫斯的军队在绿洲之路上截获了一封希克索斯人送往努比亚的信件：

“你看到埃及人对我做了什么吗？这个地方的国王——卡莫斯，正在袭击我……他要让这两个地方降临灾难——你的和我的，他已经蹂躏了我们（的土地）。 ”^② 然后希克索斯国王就请求努比亚王从后面袭击卡莫斯，说：“来吧，顺流而下！不要害怕！他和我在这里……看呀！你到达之前我不会放他走，然后我们将分割埃及那部分城镇。”^③

长期以来，在埃及与努比亚的关系演变中，埃及一直占有优势，努比亚人因种种原因始终无法摆脱埃及的阴影，正是这种优势让埃及人忽略了努比亚人的存在，在战争开始阶段就没有将努比亚的威胁统计在内，然而这封信却唤醒了卡莫斯，它使埃及人意识到努比亚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一旦努比亚人与喜克索斯人联合起来，那么埃及就要遭受腹背受敌的危险。战争期间任何危险信号都会使人们紧张不安，对于当时的埃及来说，两线作战不仅意味着最后的失败，还可能意味着将永远地失去努比亚。所以权衡利弊之后，卡莫斯决定趁努比亚还未进行战争准备之际，先发制人，带领军队杀进努比亚。尽管由于形势的严峻，卡莫斯并未深入到努比亚南部，只是遏制了努比亚有生力量的重组后就转头回去攻打北部，然而对于努比亚而言，这才是灾难的开始而已，因为正是埃及人这种安全感的缺失，给埃及彻底征服努比亚制造了借口。

①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17. 作者指出这段话不是引自原始文献，而是来自后来人们流传下来的故事，语气中反映出强烈的反希克索斯人的情绪，但是在 17 王朝时却没有发现哪篇铭文体现了这个主题，说明这是后来人们的看法。

② John Baines, *The Stela of Emhab: Innovation, Tradition, Hierarchy*, JEA 72 (1986), pp. 41 ~ 53.

③ John Baines, *The Stela of Emhab: Innovation, Tradition, Hierarchy*, JEA 72 (1986), pp. 41 ~ 53.

2. 古埃及外交原则发生变化：从“孤立主义”到“帝国梦想”

古埃及北临地中海，南濒努比亚，西面是利比亚沙漠，而东面则是通过阿拉伯海湾与阿拉伯半岛相望，这种被沙漠与海洋包围的地理环境首先从空间上将埃及“孤立”起来；另外，尽管埃及的沙漠与绿洲分隔鲜明，生命区与非生命区一目了然，而且显然生命区少于非生命区，但埃及人并没有因此而对生存有恐慌感，因为尼罗河的定时泛滥以及尼罗河谷的农业使埃及人完全可以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所以，在这种农业社会中，埃及人对生存现状相对满足，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地理空间不受侵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生态上的“孤立”最终演化为古埃及人心理上的“自我孤立”，他们陶醉在孤立主义的自我世界里，认为埃及位于宇宙的中心，其他地方都贫瘠而多难，^①根本无法与埃及相比，固然这是一种成熟文明的自我优越感的体现，却也是埃及人对孤立主义的一种哲学提升。

由此可见，埃及人的孤立主义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行为习惯的产物，它对埃及影响最大的一面就是外交，从早王朝一直到中王国，古埃及都奉“孤立主义”为圭臬，除了偶尔会远征同饮一河之水的努比亚之外，古埃及人很少介入外界事务，更不愿穿越沙漠或远渡海洋去那些他们自认为贫瘠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孤立并不等于自闭，埃及与外界并没有断绝来往，只是主要以和平贸易为主，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保持某种和谐，尽管埃及也曾几次三番地抢夺过努比亚，但他们也从未想过去努比亚建立自己的领地，只是带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而已。所有这一切都在第二中间期发生了改变。

在驱逐希克索斯人的战争中，卡莫斯仓促死去，尽管他没有将希克索斯人最后驱逐出去，但却为后继者树立了一个战略“范式”，其后继者按照他的军事战略继续作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即对南采取主动征服，以防止南部力量的“复活”；向北则继续追击，将希克索斯人彻底地驱逐出埃及。战争是惨烈的，埃及人

^① 转引自郭丹彤译，H. A. 法兰克弗特等著《人类思想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第91~98页。

在国王的带领下个个骁勇善战，公元前 1567 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了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

然而，战争却没有就此止步，当希克索斯人不敌埃及人，逃到亚洲后，埃及军队继续追击，越过了西奈并进入叙利亚—巴勒斯坦，战场移到了亚洲。事态发展到这个时候，埃及人的安全意识几近于病态，共同的忧患意识促成了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埃及人不仅要赶走“不知道拉的人”——希克索斯人，还要防范亚洲兴起的各个强国。于是一个又一个法老在亚洲留下了自己的胜利石碑，其中仅图特摩斯三世法老就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发动了 17 次远征，除了他们带回大量的财富与奴隶之外，而且还掌握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部分领土，成为中东世界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埃及人在战争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发现“帝国主义”远比“孤立主义”更适合他们，为了能让埃及人接受这一原则，历代法老都夸大形势的恶劣，鼓吹战争，激发埃及人的忧患意识，在一次次地进攻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同时，也一次次地镇压努比亚人，因为他们在防范北部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南部出现一个统一的非洲王国，尤其不再满足于零星资源的抢夺，而是要完全掌控这些地方，以期有效地对其进行统治。努比亚因此成为埃及人帝国野心的牺牲品，本就已经毫无还手能力，^① 经历了几代埃及法老的打击后，最终沦为埃及的殖民地。

3. 经济动力

从远古时代以来努比亚就因盛产黄金、香料、象牙、乌木、油类、半宝石和其他奢侈品而为埃及人所向往，为了获取这些埃及所没有的物品与资源，埃及人很早就将努比亚纳入自己的商业体系之中；到后来，随着埃及中央集权的建立，财政消费的增加，埃及国王深深地意识到这块国土上的贸易价值和经济资源对于埃及本土人民的经济福利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他们不惜动用军队，发动战争，一次次地远征努比亚，同时随着埃及对努比亚的进一步开发，他们又发现了其他资源，如天青石、铜、紫水晶以

^①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I, New York, 1962, pp. 259 ~ 260, 649 ~ 650.

及用做装饰品和雕刻的片麻岩。所有这些都是埃及人一再入侵努比亚的经济动力，固然这次征服努比亚有前面所叙述的种种理由，然而事实上经济才是战争最根本的动力。此时的法老们意识到一旦拥有了这块广袤的土地，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财富，完全可以将作为进军亚洲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基地，为他们的帝国政策服务。

二、努比亚的反抗

面对埃及人的蛮横侵略，努比亚也曾组织过一些抵抗。抵抗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反抗：尽管图特摩斯家族对努比亚进行了粉碎性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努比亚人会主动接受埃及人的统治，不间断的小规模战斗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例如，在科尔玛王国沦陷后，库什的两个王子支持库什北部一个部落首领造反，并试图建立地方政权，然而这很快遭到埃及人的镇压，并最终失败，其中一个王子在战争中死亡，另一个成为埃及法老的俘虏；^① 还有一些游牧部落袭击埃及商队以及为了开采矿藏而派出的远征队，在上努比亚地区，有些埃及政府官员因没有居住在埃及人所建的城市中也遭到袭击。^② 另一种是消极反抗：努比亚人大量放弃土地，背井离乡，逃往更远的南方地区。^③ 但所有这些反抗都无力回天，最终努比亚沦陷。

三、埃及法老对努比亚的同化统治

此时曾经兴盛一时的科尔玛政权消失得无影无踪，埃及成为上溯到第四瀑布的广袤领土的主宰者，如果说以前的努比亚还会对埃

① Edwin M. Yamauchi, *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8.

② 郭丹彤：《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黑龙江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③ G. 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82页。

及进行一些无力的反抗，那么现在连这点力量也荡然无存，新王国的法老们没有留给努比亚任何喘息的机会，而是在接二连三的远征之后，迅速派出一名埃及官吏接管努比亚，努比亚就此成为埃及的一个“行省”，法老们按照埃及的管理模式对努比亚进行统治，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层面实施同化，时间长达 500 多年，^① 最终努比亚完成了埃及化（埃及化的程度是值得商榷的）。

1. 行政管理

新王国时期，埃及在努比亚的行政机构首脑是努比亚总督，他作为法老的代理人统治着努比亚，这个职位从一开始就被称之为“南方总督”，同时享有“库什王子”的封号。前一个称呼是真正确定其职务的头衔，一开始就有，而后一个称呼后来才出现，在图特摩斯四世时代，努比亚总督与王储同名，两人都叫阿梅菲斯，为了区别，努比亚总督被称为库什王子，之后这个称号便授予阿梅菲斯以后的历任库什总督。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努比亚的历任总督都是王室成员，^② 但是它有可能表明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以及总督享有的极大权力，这些官员是从忠诚于法老的可靠的人中间挑选的，职务可以世代相传，他们直接对法老负责，并贡纳黄金与奴隶，^③ 有时为了表示忠诚，总督往往会亲自将贡物献给皇室，一般总督只要交给维西尔或财政大臣就可以。^④

就地理上而言，努比亚被划分为两个区，从阿斯旺到艾尔卡伯称为瓦瓦特（下努比亚），其南面从第二瀑布到第四瀑布之间的地区被称为库什（上努比亚）。^⑤ 因为之前的库什皇族非常反叛，所以为了分散库什的力量，图特摩斯一世时期又将库什肢解为五个部分，利用当地首领或首领的后代来管理，为此埃及采用

①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3.

② Gorge A. Reisner, *The Viceroys of Ethiopia*, JEA 6 (1920), p. 47.

③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404 页。

④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29.

⑤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29.

了一种委婉的方式来控制这些首领，即一些首领的孩子被作为人质从小被带到埃及宫廷，在埃及皇宫中长大，接受埃及教育，等长大之后就回到努比亚，接替父辈成为当地的统治者，^①为埃及王室服务。成为埃及中央下辖的地方行政之主要操作者，进入埃及统治阶级的行列。当地的部落酋长也参加努比亚的行政管理工作，当时埃及的对努比亚的政策是允许当地首领保持他们在各自地区的有限主权，以赢得他们的效忠。

总督之下设有许多行政部门，它们都是仿照埃及的行政部门设立的，这些行政部门的负责官员协助总督工作，当地政府由市长来执掌，他们与埃及州长的头衔是平等的。努比亚的城镇设镇长管理，这些镇长对总督负责。另外总督的部属中有一名库什弓箭队司令和两名副总督，这两名副总督一个主管瓦瓦特，另一个主管库什，总督手下还有一支负责内部治安的警察部队，各个城镇也有驻军并专门派遣一支小部队护送开发金矿的队伍。同时努比亚总督成为努比亚地区的宗教首脑，他们是埃及本土最有实力的官员，^②就这样努比亚在体制上实现了埃及化，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埃及在努比亚确立了“殖民地的统治”。

2. 经济政策

古埃及的对外方针发生变化后，他们就开始执行一种有计划地干涉近东的政策，而这项政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基础，仅靠古埃及自身很难实现这一点，南部努比亚恰恰又资源丰富，可以弥补埃及的这一缺陷。所以为了控制努比亚的资源，在整个新王国时期，历代法老用尽浑身解数来开发努比亚，这就涉及到埃及在努比亚的经济政策，那么埃及人是如何对努比亚的经济进行改造和开发的呢？

首先就农业方面而言：在帝国体制之下，努比亚大部分地方的经济管理模式尤其是农业方面都采用了埃及的管理模式。他们

① Edwin M. Yamauchi, *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8.

② Gorge A. Reisner, *The Viceroy of Ethiopia*, JEA 6 (1920), pp. 28 ~ 55.

开始大片耕种土地，引进沙杜夫，^①掌握了简单的手工灌溉的技术，不过在贫穷的地方打猎和放牧仍很重要。在土地占有方式方面，之前努比亚大部分地区建立在财产共有（原始的财产共有）的基础上，现在也为埃及的占有方式所取代，绝大部分农民在皇室、王族、官员或寺庙的土地上劳作。^②可以说新的土地制度的出现促进了努比亚农业的发展，然而这只不过是“埃及对努比亚输出其农业及其农业管理体系”^③的一个客观效应而已，仅仅是埃及在努比亚殖民政策的一方面，随着“庄园经济”的建立以及土地占有方式的转变，埃及对努比亚的殖民最终完成，现在努比亚人大部分脱离游牧状态成为农民，他们与埃及甚至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遭受了大量的苦难，他们侍奉的主人大多数是外来者——埃及贵族或寺庙僧侣，所以比之以前，农民的生活不会很轻松。

其次在工业方面：正如菲利普二世发动的欧洲战争需要由墨西哥的白银资助一样，埃及在亚洲的威力也靠努比亚的黄金来维持。无论是18王朝的法老们去征服外界的野心，还是19王朝的法老们要粉饰自己的陵墓，所有这些都需要投巨资才能完成，所以法老们穷尽办法在挖掘努比亚的黄金。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中曾统计过一个总数：在他统治的第34、35年中，他在下努比亚获得黄金8682德本（1710磅），在上努比亚获595德本（120磅），按今天的价格计算，他收到的努比亚黄金价值300万美元，数量可谓巨大。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中记载的下努比亚黄金主要来源于阿拉齐干河和卡格巴干河，这些金矿数量上百，分散在尼罗河沿岸150米左右的沙漠中，上努比亚（库什）的金子主要来源于达维舒特。^④除此以外，埃及所开采的矿物还有玛瑙、赤铁

① 可能是在十八王朝之后引进的。

②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30.

③ 郭丹彤：《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黑龙江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④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31 ~ 235.

矿、天河石、绿松石、孔雀石、花岗岩和紫水晶等，所有这些矿石的有效开发成为帝国发展的支柱之一。^①

除了黄金和以上矿物为埃及人所觊觎之外，埃及人还从努比亚掠夺其他的物品，包括乌木、象牙、香料、油、牛、豹子、鸵鸟蛋和羽毛、豹皮、长颈鹿尾蝇掸、猎犬、狒狒和粮食，到 18 王朝末期努比亚的供品中有一部分已是制成品，每年送给法老贡物的数量是巨大的，种类也是多样的。图坦哈蒙统治时期的努比亚总督胡伊的陵墓中，还发现有南方的贡品，其中包括盾牌、工具、床和扶手椅。^②

最后就人力资源而言：埃及对努比亚的统治，最残酷的莫过于掠夺人口。埃及在努比亚征收的贡物当中就包括奴隶，因此努比亚总督会通过战争或抢夺等手段从非洲南部俘获大量奴隶作为送到埃及的年贡，但这似乎还满足不了埃及的胃口，直到 20 王朝埃及仍然到努比亚掠夺努比亚人充任奴隶。这些奴隶或被运到埃及为埃及的经济发展作贡献，或留在努比亚为法老建造庙宇，如伊斯布阿干河的神庙就是由努比亚总督在一次战役中俘获的奴隶建造的。^③ 还有的在金矿和采石场劳动，^④ 这样有大批努比亚人口去了埃及，而又有大量埃及人留在努比亚进行统治或生活，这种人种的混合势必加剧对努比亚的同化，而事实上，埃及统治者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总之，在整个新王国阶段，埃及帝国的经济支柱之一是对努比亚的经济掠夺。帝国除了农业上收取贡物与赋税之外，还大量开采金矿，将努比亚的金子源源不断地运到埃及，流通在埃及的市场中；甚至掠夺努比亚人充当奴隶，将他们应用于埃及社会的

① G. 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年，第 209 页。

②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31 ~ 235.

③ Frank J. Yurco, *Was Amenmesse the Viceroy of Kush*, *Messuwy*, JARCE XXXIV (1997), p. 49.

④ Williams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31 ~ 233.

各行业。

3. 宗教政策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似乎是一条普遍真理。埃及在征服努比亚的初期，遭到了努比亚人尤其是库什人的强烈反抗，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此起彼伏。然而不久努比亚人便在埃及政府的统治下安定下来，和平建设他们的家园。这一方面是因为埃及占有绝对优势，努比亚的反抗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埃及政府灵活多变的统治政策，尤其是宗教政策。

18 王朝早期双方还处于争夺和巩固阶段，所以埃及人仿效其先人——中王国的统治者，在努比亚大量建筑或修缮堡垒，到 18 王朝后期，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埃及需要的是稳定努比亚和进行殖民统治，所以就放弃堡垒、要塞，开始改建城镇与寺庙，这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达到了高峰。法老大肆修建寺庙，主要以赞扬法老为主，这体现出其政策的变动：法老不再以武力来维持统治，而是通过思想意识上的教导使其统治合法化，即通过传播国家宗教的崇拜以及普及民族文化来实现同化——这也是征服一个民族的惯用伎俩，埃及抛弃了粗野的囚禁式统治，换之以一种更为圆滑且更为有效的思想束缚。结果证明这项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其有效性在后来 50 年的纳帕塔政权中就能体现出来。

尽管远古时代以来努比亚人就崇拜女神，^① 但新王国以前的努比亚土著居民没有留下任何神龛存在的痕迹。到新王国时期，随着埃及对努比亚政策的改动，法老就将埃及神系介绍到努比亚，久而久之这些神也为努比亚人所信仰，传入努比亚的埃及神共分为三类^②：

第一、传统的埃及神。这类神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特性，只是增加了一些特有的努比亚称谓，如“阿蒙—拉，努比亚最卓越的神”，“玛阿特—拉，努比亚的主人”等，甚至到埃赫那吞时期，

① Edwin M. Yamauchi, *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8.

② 郭丹彤：《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黑龙江出版社，2005 年，第 239 ~ 240 页。

法老宣布在阿吞神的保护下，埃及人、努比亚人、叙利亚人是平等的，都是阿吞的创造，只是以不同肤色和语言来区分不同地方的人，^① 由此可见埃及的宗教同化政策力度之大。第二、努比亚的荷鲁斯神。第三、埃及的国王，其中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却被看作努比亚女神的保护者。不过正如梯格所指出，阿蒙赫特普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推动了对活着的法老的崇拜，无论在努比亚还是在埃及都是如此，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在阿布辛拜尔建造的巨大石窟庙将这位法老的威严体现得淋漓尽致。^② 所以到这个时候，努比亚人大部分皈依了埃及的宗教，崇拜埃及的神。有趣的是甚至他们对阿蒙神崇拜的狂热程度都超过了埃及本土。

4. 埋葬习俗

宗教上的变化直接导致努比亚人埋葬方式发生了改变，努比亚古老的埋葬习惯为埃及的葬礼习俗所取代，死者不再以半卷屈的姿势侧身放在墓穴里，而是后背朝下平躺在地上或者放进木棺。总结起来这个时期在努比亚的坟墓共有三种^③：第一种是一个普通的长方形土坑；第二种是在石头上凿出的竖坑，下面有一个墓室；第三种是一个长方形的坑，从一侧掘进，挖出一个墓穴。在早期努比亚人的埃及式的坟墓中，还发现葬有努比亚 C 族群时期的陶罐，到后来，坟墓中的随葬品大都是典型的埃及物品，这或许反映了埃及化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例如在瓦迪哈勒法城以北约 20 公里、尼罗河以东一英里处发现了杰胡蒂 - 霍特普的坟墓，其墓穴就是从一座砂岩小山上开凿出来的，设计和装饰完全是埃及式的，墓中浮雕描绘了杰胡蒂 - 霍特普在他的农场里视察工作，以埃及的方式接受农奴的敬礼。他还乘马拉战车用弓箭打猎，以及同他的客人一

①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 Literature*, Vol. I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98.

② Edwin M. Yamauchi, *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8.

③ G. 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年，第 208 页。